

翻炒烟火岁月，用文学为奋斗添彩

◎本报记者 张瑾



石德会

元旦清晨，鼓楼区太平村的一家炒货店，锅炉在炉火上匀速旋转，瓜子在锅内哗啦啦作响，60岁的石德会目光专注地观察着火候。这位有着一双厚实大手的炒货店主，和徐州籍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一样，也是在干活的空隙，忙里偷闲地用手机写作。

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明确提出，“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”。在由普通人主导的新大众文艺浪潮中，无数劳动者以文艺的方式表达对生活的观察、对梦想的追求，引发大众共鸣。

石德会也是其中的一员。2025年是石德会又一个文学丰收年。年底，他不但收到了盖着上海市委宣传部印章的作品获奖证书，鼓楼区作协还为他开了小说研讨会。从30多年前挑着担子卖瓜子到如今守着一家老小经营炒货店，石德会一直没有放弃写作，因为“有文学相伴的日子更美”。

爱是写作的源泉

邳州是著名的“炒货之乡”，一把铲子一口锅，瓜子炒遍全中国。然而，在石德会出生的20世纪60年代，他的家乡邳州铁富镇还很穷，父母经常为如何养活孩子而发愁。石德会初中没毕业就辍学打工了。

没有无缘无故的作家，如果有，一定与阅读、亲情、阅历有关。元旦假日，在石家炒货店红火的生意中，石德会断断续续的回忆，印证了记者的猜想。

上学时，石德会的语文很好，辍学后，他仍保持了喜欢看书的习惯，看武侠之类的

“大部书”，也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《山海经》等名著。他手头紧，除了在文化站借书看，就是趴在书店柜台上看，偶尔也会省出吃饭的钱，买一两本《青春》《故事会》。

此时期的邳州，已有村民带着锅和铲，结伴到大城市卖炒货。石德会成家后，曾到苏南多个城市挑担卖炒货、骑车卖葡萄，还拉过板车。由于经验不足，他不仅没挣到钱，还贴了本，只好回乡。

人生不幸诗家幸。多年读的书、生活中碰的壁、家人的不离不弃，激起石德会写作的欲望。起先是写日记排解心中苦闷，后来尝试着给报纸、期刊投稿，偶有诗歌、散文、小说被编辑看中，这给了他莫大的鼓励。

“困苦是生活留给我的财富，酸甜苦辣的人生才不苍白。”翻出在《都市晨报》发表的《母亲般的大姐》这篇散文，石德会感慨道，“小时候家里虽然困难，但父母和哥哥姐姐对我很爱护，从没让我挨过饿。出去闯荡时，有妻子孩子陪在身边，亲情是我永远写不尽的源泉。”

炉火旁筑文学梦

30年前，掌握着家传炒货手艺的石德会不甘心，决定到徐州城闯一闯。举目无亲的石德会在一处城中村租下一个月300元的铺子，一个月80元的住所，白手起家。

经过多年的努力，石家的炒货生意慢慢有了起色。在夫妻的同心协力下，大儿子考上了工程师证，小儿子夫妻加入了炒货经

营。说起子孙女在学校的好成绩，石德会眼里闪着光。

过上了小康生活的石德会并没有松懈，他每天早上6点起来忙活，直到晚上9点打烊。市场竞争大，利润小，石德会坚持进好的原料，炒出好的产品：“炒货养育了我们一家，不能辜负了顾客的信任。认真做事，真诚待人，生活就会越来越有奔头。”

往来于老家邳州和徐州城的生活，为石德会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。他说：“我的作品很大一部分和老家有关，和老家的父老乡亲有关。我把他们的一言一行、嬉笑怒骂串联在一起，写成故事。城市的生活则开拓了我的眼界。在这里，我学会了用智能手机，在网上交了很多作家朋友。”

在网友的提议下，石德会注册了自己的博客：“我的新浪博客名字叫‘瓜子人生’，这是我一个读过大学的发小夫妇给起的，他们说这个名字和我很搭。很庆幸奋斗路上有文学相随，它让我结识了良师益友。”

石德会的手机里，记录着许多文字片段，有的仅是一两句话，都是他在店里灵感闪现时随手记下的。他说：“有时从几句话可以续写成一篇文章，有时那几句话就成了永远的半截话。没办法，很多时候，锅炉里的瓜子、花生、栗子哗啦啦地翻着身子，我不敢多分心。”

为生活驻留美好

日积月累中，石德会把对生活的所思所感变成文字。充满烟火气的写作最动人，他

创作的《追到城里的芦苇叶》，以亲身经历反映普通人的打拼，获得了由小小说月刊杂志社等主办的2019年中国小小说年度总冠军大赛优秀奖。

闪小说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文学样式，以600字之内的极简篇幅，考验着作家对生活的凝练与深刻理解。石德会发表的《失踪的鸡蛋》《老朱的年》等闪小说，笔力深厚，情感质朴。石德会也因此成为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闪小说专业委员会会员、徐州市作协会员。

在石家炒货的小店，经常有邮递员送来大信封，装着《小小说月刊》《微篇小说》等用稿样刊。当鼓楼区作协主席王夫敏了解到石德会的创作之路后，非常感动，邀请他加入金龙湖文学社，又于去年12月组织徐州作家、评论家，在鼓楼区文化馆为石德会召开了作品研讨会，名为“炉火边的文心”。

徐州市作协副主席王爱芹、作协顾问李继玲、作协秘书长吴彦婕等纷纷称赞石德会的小说发挥了“微型、精炼”的特质，没有铺陈宏大的乡土变迁史诗，却为当代人回望乡土提供了生动镜像。真挚的交流和真诚的建议，为石德会打开了更广阔的创新视野。他感慨道：“人生道路各不相同，很珍惜在文学路上相遇相知的每一位师友。”

生机勃勃的新大众文艺热潮中，越来越多的普通写作者被挖掘、被看见。劳作了一辈子的石德会，停不下炒货，也放不下写作。他坚信，辛勤劳动能让一家人越过越好，也坚信，文学路上还有更美的风景在前方。

本报记者 张瑾 摄



王飞

在故纸堆里“打捞”徐州记忆

◎本报记者 李莎莎

午后的阳光照着户部山古民居的窗棂。王飞正伏在堆满文献的案几前，仔细研究手中的古籍，动作轻柔如呵护易碎的珍宝。这些古籍都是为“徐州百年戏曲文献展”准备的展品，承载着徐州的过往岁月。

从在校园旧书店里谋生的青年，到如今徐州古籍文献领域的助力者，王飞的足迹与心血，深深印刻在每一册经过他手的古籍之中。作为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委员、徐州市古籍文献研究会会长，王飞的大部分时光，都与这些泛黄的旧纸为伴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高中毕业的王飞从沛县农村前往上海谋生。在华东师范大学一位教授的帮助下，他在校园里经营起一家旧书店。整理、收售旧书报刊，成了他的日常。真正与古籍结缘，便是在这位教授家中。当教授打开一排排樟木书箱时，王飞第一次被古籍的庄重与沉静震撼。“没有这些纸页，多少故事、多少学问，便真的如烟消散了。”教授的话深深印在他心中。此后，王飞开始在经营之余主动翻阅古籍，虽不能尽解其意，但那古朴的版式、精良的刻工，自有一种无声的力量吸引着

他。旧书店因货源过硬渐渐站稳脚跟，王飞还带领同乡青年学习经营，传递着“市场很大，做人要有情怀”的理念。旧书于他，逐渐有了温度与情义。

随着市场竞争加剧，上海旧书货源渐显疲态。1997年，王飞受客户委托北上北京寻书，在潘家园市场扎根，开设旧书店。在北京的7年，他接触到更多珍贵古籍，结识了翁连溪、韦力、史树青等专家学者。他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王飞，让他逐渐看清古籍背后的学术脉络与文化的些许记忆，在纸面上模糊了、缺失了。他意识到，必须汇聚力量为徐州搭建古籍文献研究与保护的桥梁。

2003年，王飞回到家乡徐州，继续着与古籍相伴的日子。

在收集古籍文献的行走中，一个现象经常让王飞陷入思考：有关徐州的古籍文献，存世量相对较少。是黄河水患的冲刷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的战火？无论如何，结果都是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些许记忆，在纸面上模糊了、缺失了。他意识到，必须汇聚力量为徐州搭建古籍文献研究与保护的桥梁。

2018年，在盛庭、赵明奇等前辈支持下，王飞作为主要发起人，推动成立徐州市古

籍文献研究会，并当选会长。同年11月，研究会主办的“中国徐州首届古籍文献交流展暨藏书文化高峰论坛”举行，来自故宫博物院、上海图书馆、华东师范大学等机构和学院的专家学者齐聚徐州，探讨古籍保护与传承。

此后，研究会与徐州工程学院、江苏师范大学等高校深度合作，会员受邀至云龙书院讲学，副会长王智科对市图书馆珍藏的43部珍贵古籍进行系统考证并发表推广文章，让更多人了解徐州古籍的价值。

如今，王飞个人收藏的古籍文献已达3000余册，其中内容涉及徐州的便有上千册。这些珍贵的藏书，他从不秘不示人。研究会中的学者会员，依托这些珍贵的一手资料，产出了一系列关于徐州历史、地理、人文等领域的研究成果。

“我们手里有古籍文献，学者们有研究能力，爱好者有热情。”王飞这样概括研究会“三方合力”。古籍文献、学术、情怀在此交融，共同指向一个目标：打捞徐州的历史记忆，接续城市的文脉。

“古籍文献的保护与传承，关键在年轻人。”研究会积极吸纳高校师生加入，青

年教师、研究生、博士生等年轻会员如今已占会员总数的近四分之一。研究戏曲学的年轻会员，正在古籍中梳理徐州百年戏曲的流变；历史专业的学子，则从各类旧手稿中挖掘被遗忘的细节……他们为古籍文献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鲜血液。

与此同时，一项更为紧迫的工作也被提上日程。在多年的走访中，王飞见过很多因保存不当而濒临损毁的珍贵文献。为此，研究会在2025年专门成立了“古籍保护修复专家委员会”，汇聚专业力量，为破损古籍提供修复保障，这标志着研究会从“收藏研究”向“抢救性保护”的实质性迈进。

面向未来，王飞规划清晰：系统推进馆藏古籍数字化，开展徐州民间古籍普查，持续培养年轻专业人才，让守护文脉的队伍薪火相传。

王飞的半生与古籍紧密相连，他用脚步丈量传承之路，用情怀守护文化根脉，在快节奏的当下，依然坚守在古籍整理与保护的一线，让这些承载文明的珍贵遗产，跨越岁月阻隔，传递给更多后人。

本报记者 刘冰 摄

做公益，绝不能“一捐了之”

◎本报记者 周翔宇



黄胜峰

“今年甘蔗的收成不错嘛，看着都挺好的。”“是啊，挺甜的，来一截尝尝？”冬日清晨，在徐州郊区的一处农田里，46岁的星火慈善义工服务中心志愿者黄胜峰，与种植户刘大爷闲聊起来。

尝过甘蔗后，黄胜峰当即敲定：“那来个200根吧，装车。”见刘大爷起身想帮忙，黄胜峰连忙拦住。他和工人一起动手装车，让刘大爷在旁歇息。

这个“大订单”的背后，藏着两年多的温情帮扶。因刘大爷身体残疾，售卖甘蔗遇困，黄胜峰便定期批量采购，为他纾困解难。

“买这么多甘蔗，能吃得完吗？”曾经，黄胜峰带着大量甘蔗回家时，被朋友这般询问。“一个人哪吃得得了，分给大家一起品尝。”他笑着回应。

黄胜峰告诉记者，刘大爷年近六十，且驼背严重直不起腰，手脚也不灵活，种蔗、收蔗全靠硬撑，格外吃力。每到甘蔗丰收季，刘大爷就得上街摆摊，体力上扛不住，销量也不佳；加之不懂网络直播，压根没有销路，老人常望着地里的好甘蔗愁眉不展。

“我也就量力而行，在能力范围内多买

些，缓解下他的困境。”黄胜峰说道。

不过，买来这么多甘蔗，肯定吃不完，又不能浪费，该如何处理？赠送给户外工作者，便是黄胜峰的答案。

每次购买甘蔗后，他都会喊上一些志愿者同伴，一同削蔗、切蔗，再沿着故黄河畔分给户外劳动者——扫地的阿姨、送外卖的小哥、扛快递的大叔，见到便送上几截清甜的甘蔗。

从困难农户手中采购，再赠予辛劳的户外工作者，这根甘蔗，买时藏着温情，送出时带着暖意，从头到尾都透着甜。

“按理说，做好事不该张狂，但说实话，这样做还真让人自豪，感觉一下子帮到了更多人。”黄胜峰略带腼腆地笑道。

如果说冬日买蔗、送蔗，是公益路上的应季插曲；那么，常看望独居老人，便是黄胜峰坚持多年的善举。他用一次次登门拜访、悉心照顾，为老人送上实打实的贴心关怀。

“我平时主要看望80岁以上的高龄独居老人。”在黄胜峰看来，这类老人生活自主性较弱，日常活动在诸多不便，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都是刚需，需要细致关怀。

前几日气温骤降，黄胜峰便采购了米面

粮油等生活必需品，专程赶到87岁的李老先生家中。进门后，他熟练地将大米缓缓倒入老人的米桶，直至满满当当；又把食用油、面粉等逐一归置到橱柜中，摆放整齐，方便老人取用。

安顿好物资，他陪老人聊到中午，见外面出了太阳，便推着老人去阳台晒了会太阳，才起身告辞。

离开没多久，黄胜峰又匆匆折返。面对李老先生满脸的惊讶，他笑着递上一件厚实的棉服：“刚看到您身上的衣服虽然厚实，但边角都有破损了，还沾着些洗不掉的污渍。快过年了，我给您买件新棉服，穿上暖和又喜庆！”

待老人试穿妥当，确认大小合身、暖和舒适，露出了开心的笑容，黄胜峰这才放下心来，笑着道别。

对于做公益，黄胜峰一直有着自己的理解。他认为，若要深耕公益事业，从来就不是简单地捐款捐物就能了事的。

“光靠捐东西不行，有的帮助根本不实用。”黄胜峰感慨道，“比如给老人送牛奶，对方可能乳糖不耐受或有基础病，根本喝不了；就算捐钱，碰上行动不便、不会网购的高龄老人，钱也发挥不了实际作用。”

记者注意到，黄胜峰说话以普通话为主，偶尔夹杂徐州方言，有时还带着浙江口音。对此，他笑着解释：“我其实是浙江人，在徐州定居很多年了。”

20多年前，黄胜峰来徐州经商，后来在此扎根定居，早已把徐州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。“在徐州生活久了，对这儿感情很深，就想多为街坊邻里、需要帮助的人做点事。”这份对第二故乡的深情，成了他坚持公益的初心。

多年来，他很少选择委托他人捐赠的方式，而是坚持走进帮扶对象的生活，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。“你坐在家想破头，也不知道人家缺的是两袋米还是一个水壶，或是几件衣服、一床被子。”黄胜峰直言，为帮扶对象收拾屋子、添置物资、唠唠家常的过程是公益活动中极具温度的部分。这种面对面的帮扶，能让善意精准对接需求，避免出现“送的用不上，用的没送到”的尴尬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黄胜峰的公益路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只有一桩桩俯身而行的小事，桩桩件件都透着实打实的真诚。在他的眼中，公益是细水长流的坚持，是换位思考的贴心；唯有以真心换真心，亲身践行，才能让善意在身边温暖传递。

本报记者 周翔宇 摄